

北 斗

第 三 期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乙种)

(影印本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北 斗

第一卷 第三期

目 錄

一九三一，十一，二十。

小說

- 黔小景.....沈從文（一）
 蓬萊夜話.....沈起予（九）
 奸細.....周裕之（二七）
 麵包線.....張天翼（三九）
 水(續完).....丁玲（五九）

戲劇

- 鶯(續完).....白薇（七三）

詩

- 太陽向我來.....風斯（九九）

揚子江.....甘永柏 (一〇一)

世界名著選譯

被解放的堂·吉訶德.....隋洛文譯 (一〇三)

批評與介紹

創作方法論.....法捷耶夫的演說·何丹仁譯 (一一五)

西線歸來的翻譯.....方芥生 (一二五)

文藝隨筆

新的女將.....冬華 (一三一)

宣傳與做戲.....冬華 (一三二)

黔小景

沈從文

三月間的貴州深山裏，小小雨總是特別多，快出嫁時鄉下姑娘們的眼淚一樣，用不着什麼特殊機會，也常常可以見到。春雨落過後，大小路上爛泥如膏，遠山近樹皆躲藏在烟裏霧裏，各處有崩壞的坎，各處有挨餓後全身濕濕的老鴉，天氣早晚估計到時常常容易發生錯誤，許多小屋子裏，都有憔悴的婦人，望到屋簷外的景致發愁了。

官路上，這時節正有多少人在泥裏雨裏奔走。這些人中有作兵士打扮送遞文件的公門中人，有向遠親奔事的人，有騎了馬回籍的小官，有行法事的男女巫師，（別忘記，這種人有時是穿了鮮明紅色緞袍，一旁走路一旁吹牠手中所持鑲銀的牛角，招領到一羣我們看不見的鬼神走路的。）單獨的或結伴的走着。最多的是商人，這些活動的份子，全似乎爲了一種行路的義務長年從不休息，在這官路上來往的。他們從前一輩父兄傳下的習慣，用一百八十的資本，同一具強健結實的身體；如雲南小馬一樣，性格是忍勞耐苦的，耳目是聰明適用的；憑了并不十分把握的命運，按照那個時節的需要，三五成羣的，負抗了棉紗，水銀，白蜡，楮子，官布，綿紙，以及其他兩地必須交換的出產，長年用這條長長的官路折磨到那兩隻腳，消磨到他們的每一個日子中的每人的生命。

因爲新年的過去，新貨物在節候替移中，有了巨量的出納，各處春貨皆快要上市了，加之雪後的春晴，行路方便，這些人，皆在家中先吃得飽飽的，睡得足足的，選了好的日子上路。官路上商人增加了許多，每一個小站上，也就熱鬧許多了。

但吹花送寒的風，却很容易把春雨帶來。春雨一落後，路上難走了。在這官路上作長

途跋涉的人，因此就有了一種災難。落了雨，日子短了許多，許多心急的人，也不得不把每日應走的里數縮短，把達到目的地的日子延長了。

于是許多小站上的小客舍裏，天黑以前都有了商人落脚。這些人一到了站上，便像軍隊從遠處歸了營，紀律總不大整齊，因此客舍主人便忙碌起來了。他將為他們預備水，預備火，照料到一切，若客人多了一點，估計到罈中餘米不大敷用時，還要忙忽忽的到別一家去借些米來。客人好吃喝時，還要為他們備酒殺雞。主人為客燒湯洗脚，淘米煮飯，忙了一陣，到後在灶邊矮脚抬檯上，辣子豆腐牛肉乾魚排了一桌子，各人喝着滾熱的燒酒，嚼着粗粥的米飯。把飯吃過後，就有了許多為雨水泡得白白的脚，在火堆邊烘着，那些善于說話的人，口中不停說着各樣在行的言語，談到各樣撒野粗糙的故事。火光把這些饒舌的或沉默的人影，各拉得長短不一，映照到牆上去。過一會，說話的沉默了，有人想到明早上路的事，打了哈欠，有人打了盹，低下頭時幾幾乎把身子栽到火中去。火光也漸漸熄滅了，什麼人用火鐵箸攪合着，便驟然向上捲起通紅的火焰。外面雨聲或者更大了一點，或者已結束了，于是這些人，覺得應當到了睡的時候了。

到睡時，主人在屋角的柱上，高高的懸着一盞桐油燈，站到一個襪子上去把燈芯爬亮了一點，這些人，到門外去方便了一下，因為看到外面極黑，便說着什麼地方什麼時節豺狼吃人的舊話，雖并不畏狼，總問及主人，這地方是不是也有狼咬人頸吭的事情。一面說着，各在一個大床鋪的草蓆上，揀了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，擁了發硬微臭的棉絮，就這樣倒下去睡了。

半夜後，或者忽然有人為什麼聲音吼醒了。這聲音一定還繼續短而宏大的吼着，山谷相應，誰個聽來也明白這是老虎的聲音。但這老虎為什麼發吼，佔據到什麼地方，生誰的氣？這人是不會去猜想的。商人中或者有販賣虎皮狼皮的人，聽到這聲音時，他就只估計到這東西的價值，每一張虎皮，到了省會客商處，能值多少錢，或者忽然所聽到的只是遠遠的火炮同打鑼聲音，人可想像得出，這時節一定有什麼人攻打什麼村子，各處是明明的火把，各處是鋒利的刀，無數用鍋烟塗黑的臉，在各處大聲喊着。一定有砍殺的事，一定有婦人，哭哭啼啼抱了孩子，忙忽忽的向屋後竹園跑去的事，一定還有其他各樣事情，因為人類的怨仇，使人類作愚蠢事情的機會，實在太多了。但這類事同商人又有什麼關係？這事是決不會到他們頭上來的。一切搶掠焚殺的動機，在夜間發生的，多由于冤讎而來。

聽一會，鑼聲止了，他們也仍然又睡着了。

.....
.....

有一天，有那麼兩個人，落脚到一個孤單的客店裏。一個抗了一担作賬簿的棉紙，一個抗了一担染色用的楮子。他們因為在路上就誤了些時間，掉在大幫商人後面了幾里路，不能追趕上去，落雨的天氣照例斷黑又極早，年紀大一點的那個人，先一日腹中作瀉，這時也不願意再走路了，所以不到黃昏，兩人就停頓下來了。

他們照平常規矩，到了站，放下了担子，等候燒好了水，就脫下草鞋，在灶邊一個木盆裏洗脚。主人是一個老男子，頭上髮全是白的，走路腰彎彎的如一匹白鶴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這老年人白天一個人還念到這生日，想不到晚上就來那麼兩個客人了。兩個客一面洗脚，一面就問有什麼吃的。

這老人站到一旁好笑，說，「除了乾豇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」

年青那個商人說，「你們開鋪子，用豇豆待客嗎？」

「平常有誰肯到我們這裏住？到我這兒坐坐的，全是接一個火吃一袋烟的過路人。我這豇豆本來留到自己吃的，你們是我這店裏今年第一個客。對不起你們，媽媽糊糊吃一頓罷。我們這裏買肉，遠得很，這裏隔寨子，還有廿四里路，要半天功夫。今天本來預備托人買點肉，落了雨，前面村子裏，就無人上市。」

「除了豇豆就沒有別的吗？」客人意思以為有不有雞蛋。

老人說，「有紅薯。」

紅薯在貴州鄉下人當飯，在別的什麼地方，城裏人有時却當菜，兩個客人都聽到人說過，有地方城裏人吃紅薯是京派，算闊氣的行為，所以現在聽到說紅薯當菜就都記取「京派」的稱呼，以為非常好笑，兩人就很放肆的笑了一陣。

因為客人說餓了，這主人就爬到檯子上去，取那些掛在樑上的紅薯，又從一個罈子裏抓取豇豆，坐到大門邊，用力在篩心木板上，扎着那些豇豆條。

這時門外邊雨似乎已止住了，天上有些地方雲開了眼，雲開處皆成為桃紅顏色，遠處山上的烟好像極力在凝聚，一切光景到黃昏裏明媚如畫，看那樣子明天會放晴了。

坐在門邊的主人，看到天氣放了晴，好像十分快樂，掣了篩子放到灶邊去，有小孩子

的神氣說着，「晴了，晴了，我昨天做夢，也夢到今天會晴。」有許多鄉下人，在落春雨時都只夢到天晴，所以這時節，一定也有許多人，在向另一個人說他的夢。

他望到客人把脚洗完了，趕忙走到房裏去，取出了兩雙鞋子來給客人。那個年青一點的客，一面穿鞋一面就說，「怎麼你這鞋子這樣同我的脚合式。」

年長商人說，「穿別人的新鞋非常合式，主有酒吃。」

年青人就說，「伯伯，那你到了省城一定請我喝。」

年長商人就笑了，「不，我不請你喝。這兆頭是中在你討媳婦的，應當喝你的喜酒。」

「我媳婦還在吃奶咧。」同時他看到了他伯伯穿那雙鞋也似乎十分相合，就說，「伯伯，你也有喜酒喝！」

兩個人于是大聲的笑着。

那老人在旁邊聽到這兩個客人的調笑，也笑着。但這兩雙鞋子，却屬於他在冬天剛死去的一個兒子所有的。那時正似乎因為兩個商人談到家庭兒女事情，年青人看到老頭子孤孤單單的在此住下，有點懷疑，生了好奇的心思了。

「老板，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嗎？」

「我一個人。」說了又自言自語似的說，「嚶，是一個人。」

「你兒子呢？」

這老頭子這時節，正因為想到死去的兒子，有些地方很同面前的人相像，所以本來要說「兒子死了」，但忽然又說，「兒子做生意去了。」

那年長一點的商人，因為自己兒子在讀書，就問老板，在前面過身的小村子裏，一個學塾，是「洋學堂」還是「老先生」。

這事老板是不明白的，所以不作答，就走過水缸邊去取瓢，因為他看到鍋中的米湯漲騰溢出，應當榨取米汁了。

兩個商人鞞了鞋子，到門邊凳子坐下，望到門外黃昏的景致。望到天，望到山，望到對過路旁一些小小菜圃，（油菜花開得黃澄澄的，好像散碎金子。）望到踹得稀爛的路，（晴過三天恐怕還不會乾。）一切調子在這兩個人心中，引起的情緒，皆沒有同另外任何時節不同，而覺得稍稍驚訝。到後倒是望到路邊屋簷下堆積的紅薯藤，整整齊齊的堆了許多，才詫異老板的精力，以為在這方面一個生意人比一個農人不如了。他們於是說，一個

商人不如一個農人好，一個商人可是比一個農人高。因為一個商人到老來，生活較好時，總是坐在家裏喝酒，穿了龐大的狐皮襖子，走路時搖搖擺擺，氣派如一個大官。但鄉下人就完全不同了。兩叔姪因為望到這乾藤，到此地一錢不值，還估計這東西到城裏能賣多少錢。可是這時節，黃昏景致更美麗了，晚晴正如人病後新愈，柔和而十分脆弱，彷彿在笑着，彷彿有種憂愁，沉默無言。

這時老板在屋裏，本來想走出去，望到那兩個客人用手指點對面菜畦，以為正拈到那個土堆，就不出去了。那土堆下面，就埋得有他的兒子，是在這人死過一天後，老年人背了那個屍身，埋在自己所挖掘成就的窠裏，再為他加上土做成小坟的。

慢慢的夜就來了。

屋子裏已黑暗得望不分明物件，在門邊的兩個商人，回頭望到灶邊一個火光，老板却坐在灶前不動。年青人就喊他點燈，這老人才站起來，從灶邊取了一根一端已經燃着的枝子，在空中劃着，借到這個光去找取屋角的油餅，因為這人近來一到夜時就睡覺，不用燈火也有好幾個月了。找着了貯桐油的小餅，把油倒在燈盞裏去後，他就把這個燃好的燈放到灶頭上，預備炒菜。

吃過晚飯後，這老人就在鍋裏洗碗，兩個商人坐在灶口前，用乾松枝塞到灶肚裏去，望到那些松枝着火時，忽然一轟的情形，以為快樂的事。

到後，洗完了碗，只一會兒，老頭子就說，應當去看看睡處，如客人不睡，他想先睡。

把住處看好了，兩個商人仍然坐到灶邊，稱讚這個老年人的乾淨，以為想不到床鋪比別處大店裏還好。

老人說是要睡，已走到他自己那個用木頭隔開的一間房裏睡去了，不過一會兒，這人却又走出來，說是不想就睡，傍到兩個商人一同在灶口前坐下了。

幾個人談起話來，他們問他有六十幾，他說應當再加十歲去猜。他們又問他住到這裏有了多久，他說，并不久，只二十多年。他們問他還有多少親戚，在些什麼地方，他就像為騙哄自己原因的樣子，把一些已經毫無消息了的親戚，一一的數着，且告他們，這些人在什麼地方，做些什麼事。他們問他那個在別處做生意的兒子，什麼時候來看他一次，他打量了一下就說，冬天過年來過一次，還送了他多少東西。

說了許多他自己都不明白的話，自己爲甚麼有那麼多話可說，使他自己也覺得今天有點奇怪。平常他就從沒有想到那些親戚熟人，也從不想到同誰去談這些事，但今天很顯然的，是不必談到的也談到，而且說話也說得很多了。到後，商人中那個年長的，提議要睡了，這侄兒却以爲時間太早一點，所吃的還不消化，要再緩一點。因此年長商人睡後，年青商人還坐在那條板樑上，又同老頭子談了許久。

到末了，這青年商人也睡去了，老頭子一面答應着明天早早的喊叫客人，一面還是坐在灶邊，望到灶口，不即起身。

第二天天亮以後，他們起來時，屋子裏還黑黑的，到灶邊去找火煤燃燈，希奇得很，怎麼老板還坐在樑上，什麼話也不說，開了大門看看，才知道原來這人死了。

.....

.....

這兩個商人，自然到後仍然又上路了，他們已經跑到臨近小村子裏，把這件事告給了別人，在住宿應把的數目以外，加了一點錢。那麼老了一個人，自然也很應當死掉了，如今恰恰在這一天死去，幸好有個人知到，不然死後到全身爬得是蛆時，還恐怕才會被人發現。鄉下人那麼打算着，這兩個商人，自然就不會再有什麼理由被人留難了。在路上，他們又還有路上的其他新事情，使他很自然的也就忘掉那件事了。

他們在路上，在雨後崩坍的土坎旁新新的翻起的土上，印有巨大的「山貓」的腳迹，知道白天這裏是人走的路，晚上却是別的東西走的路，望了一會兒，估計了一下那腳迹的大小，就過身了。

在什麼樹林子裏，一個稀奇的東西，懸到迎面的大樹枝椏上，這用繩索兜好懸掛的人頭，爲長久雨水所淋，失去一個人頭原來的式樣，有時非常像一個女人的頭，但任何人看看，因爲同時想起這人就是先一時在此地搶劫商人的強盜，所以各存戒心，默默的又走開了。

路旁有時驗得有死人，商人模樣或軍人模樣，爲什麼原因，在什麼時候死到這裏，無人敢去過問，也無人敢去掩埋。

在這官路上，有時還可碰到二十三十的兵士，或者什麼縣警備隊，穿了不很整齊的軍服，各把長矛子同快槍，抗到肩膀上，押蓋了一些滿臉菜色受傷了的人走着。同時還有一

眼看來尚未成年的小孩子，用稻草紮成小兜，担着四個或兩個血跡淋淋的人頭，若商人懂得這規矩，不必去看那人頭，也就可以知道那些頭顱就是小孩的父兄：或者是這些俘虜的伙伴。有時這些奏凱而還的武士，還有牽得極肥的耕牛，挑得有別的難用的東西。這些兵士從什麼地方來，到什麼地方去，奉誰的命令，殺了那麼多人，從什麼聰明人領教，學得把人家父兄的頭割下後，却留下一個活的來服務？這是誰也不明白的。

商人在路上所見的雖多，他們却只應當記下一件事，是到地時怎麼樣多賺一點錢：因為這個理由，所以他們同稅局的稽查驗票人，在某一種利益相通的事情上，好像就有一種稀奇的友誼必須成立：如何成立這友誼，一個商人在路上常常也很費思索的。

十月十日

蓬萊夜話

沈起予

十月三日的微晨。

從夢中驚醒過來，季特惺忪地祇見紙門打開了五寸寬。門罅中夾着一個扁長的老嫗的臉，叫了他一聲，可是忽的又像妖精似的消逝了。

『怪了！這歇斯特的老傢伙在幹些什麼呢？』

然而這種疑怪的念頭，也還不曾明顯地掠上他的心時，一刹那，四扇紙門便豁地一齊滑開，十幾隻惡狠狠的眼睛，灼灼地一齊射到他臉上來。季特的胸窩加緊跳了幾下，望着便是七八個穿起碼貨的西裝的人，已經默默地踏到他的被禍的周圍來了。

『起來！是裁判所來的，要搜索一下。』

這樣逼着季特起來收檢草席上的被蓋的人，是一個鼻孔下面生一叢狗鬚的「檢事」，同時另一個警察總部的「特高課長」，已經指揮着部下在巡迴他的屋子的四周了。

『狗東西，終久來了！』

明瞭了一切的季特，很沉默地起來把被窩兩下捲在一個角落上，慷慨地說了一聲「請」，然而心中也不免很志忑地開始計算着房中有些什麼東西。

窗外的乳色天空，這時正纔分曉，鄰舍還是寂然無聲；祇有季特的房中正翻箱倒櫃地弄得滿地零亂。檢事很詳細地檢閱他的一封一封的信，特高課長突出眼珠來狩獵他的每一頁書；其餘的刑事（偵探隊）則像獵犬似的搜索牆上的像架，審視木做的天花根，嗅聞那

稍寬一點的壁罅。

季特站在一旁，目光正隨着這一羣狼犬的動作而轉動，忽的見着昨夜十二時纔拿回來的一卷傳單，好好地書架上橫睡着。他有些作急，可是已來不及了！一位刑事像餓狼見食似的走來把它抓着，隨即伴着莽笑地遞與特高課長去了。

這樣，時間在沉默的緊張中，爬過了幾十分左右了；箱子大張着口地肚腹朝天，衣服散亂地被抓在一旁，書架倒了，墨水壺滾在席上，一切都傾斜地離開了位置，全房是天翻地覆了。季特屏氣地望着這一羣豺狼搗毀着他的家，掠奪着他的東西，侵犯着他自由，這雖是二十世紀的普遍的行爲，然而他的心中也不免由沉默而漸感覺着憤怒。

『去，同我們一塊去一去。』

等到一切角落上的灰塵都飛騰了後，課長纔莽笑着來，幾乎要牽季特的臂膀。

『到那裏去？』

『K警察署。』

『有事不能在這裏談麼？』

『不能。』

季特知道沒有再談其餘的必要了。他下意識地給了沉默的一瞥與課長，便換好了衣服跟着下樓來。樓下的老嫗，在那扁長的皺臉上向他發出一種同情的苦笑，並且勸他穿厚衣服，多帶紙去；同時檢事也趕上來說把面巾牙刷等帶去的好。這，都是爲季特說明了他今天是不能轉來，同時也告訴他事情是一時不會解決的。不一時他被押在一羣刑事中走出了小巷，路傍便有一輛汽在朝氣中等着他們……

製造高級紳士的最高學府，現在却製出了無數叛逆的不忠於皇國的暴民。這些叛逆的學生不研究海外殖民，也不講向滿蒙發展；他們把一切的關心都注到國內：他們要推翻三井，三菱，也要打倒岩崎，大倉。因之這學校附近的K警察署幾成了這類學生的咖啡店，因之季特今天也必然地走上了他必經過的路道。他抱着爲求解放而受難的心情，跟着刑事在那掛着滿壁刀劍的廊下走去，轉了幾次彎後，便在一道堅閉着的門前停住了。這是灰色的拘留監！

刑事的扣門聲，喚起內面的鐵鑰匙和拖鞋的交響，繼續又是一陣鐵與鐵的摩擦，門棒

與鎖扣的銜接便分開了。鐵門開後，季特見着一鼠洞狀的建築擺在前面，進道處是暗黑，而洞腹處則有昏昏的微光照着。剛踏進這隔絕了自由的境地，便有一個異樣的影像，先映入季特的腦內，使他頓時增加了抑鬱；這個形像，雖久已在他的想像中刻明過，然而這許多蓬亂着的毛髮、瘦病的面孔、骯髒的身體，又帶着一對銳利的焦燥不安的眼睛的人，在那鐵檻中坐立不定，左往右還的現實狀態，畢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如何的恥辱，如何的污醜啊。可是一瞬他自身也走進這監檻前的看守室來了；老看守在籐子上寫好他的姓名，在壁上掛好他的名牌後，便有另一位警察來叫他到側面的空室去脫衣服。第一次進拘留監的季特，想這或者是拷問的時候了，他舉起一幅疑問的眼睛注視到警察的面孔，自然不曾慌張，然而內心也感着一種憂寂不安的狀態。

「喂，是爲什麼進來的？」

正被一種神經過敏的豫感所吞他着的季特，忽然聽得一股晴朗的聲音衝到耳鼓來，使他感得似有親友在招呼他一樣。同時大學的日本同學所發的「反對與警察相勾結的學校當局」的傳單，今朝也被搜查去了的事，這時也忽的掠上心來，更加重他相信那些骯髒的面孔中，有他的同學在叫他。他本能地回頭過去，那鐵柵上透飯的小方孔中，果然有一張晴朗的臉在向他說話；不過那粗大的髮幹，頭髮被藥水燻脫了的光頭，以及那上下衣連結着的青服，都爲他說明這是一個工廠的工人，而不是一個大學生。但這種晴朗坦然的聲音與面孔，畢竟把他的憂寂而幾近脆弱的心情開開了。他開始回答他：

「現在隨便都可以抓人，連我自己也不……」

「不准交談！」這是老看守的怒聲。

然而剛纔的晴朗的聲音，並不因這怒聲這寂然，話頭一轉，它又開始繼續下去了：

「老看守先生！」

「什麼呀？」

「要撒小便。」

這種「不准交談」後的交談，竟使幾個監房的許多愁容都啓了齒，而且更使老看守感覺有些失了尊嚴。於是他祇好再虛張聲勢地說：

「不行！一天那來這多小便。」

「對不住呀；要撒也沒辦法啦。」

『是畜牲纔一天隨便撒，是人決不會有這多尿。』

『既把我們當着人，就不該這樣地當着畜牲一樣來關起來呀！』

這回監房中的愁容，更由啓齒而變成哄笑了。失了尊嚴的老看守，更不會防着有這樣滑稽的對答，因而也一面跟着發了一個苦笑，一面即提了一大把鑰匙走去開監門。一直看着這幕喜劇的警察，這時也纔開始催促季特到別室去。不過這畢竟還不是拷問，而乃是檢查身體。

鉛筆，錢包，煙盒，手巾……都被沒收後，季特即被送進了四號監房。這次那可紀念的鑰鎖相軋的鏗鏗聲，和他踏進監房的第一步……都不曾使他發生懊惱，他的心完全被剛纔的諧謔而感覺了溫慰，他下意識地來征服了他的知識份子的脆弱。

四號監房的隔壁是廁所，監內已經住了三個囚人。移時其中一位生着滿臉刷把鬚的中年，見着季特從腰間取出他剛纔與警察爭執得來的鼻穢紙時，即伸手過來要了兩張去了。

『你們進來幾個呀？』

這樣發問的是另一位小店員式的青年。

『祇有我一個。』

『那末，你不是爲學校發傳單的事麼？』

『究爲什麼事，現在還猜量不確定；祇是今朝突然有裁判所和警察總部的人到家來搜查了去。』

『裁判所？』青年偏了偏頭，『那末你是受了正式的家宅搜索了；搜了些什麼證據呢？』

『祇是拿了些不關緊要的信，和L劇場的一些傳單。』

『L劇場是不要緊的；這一次宣傳高爾基的「母親」的上演，也是公開的鬥爭。』

這樣的談話，使季特對於被搜去的那一卷傳單放了心，同時也很感佩這位店員式的青年的知識，竟達了這樣的寬廣。後來在他的反問中，纔知道了這與剛纔的那位工人，都是英勇的鬥士，他們因去搗毀那新叛逆革命的大山都夫一派的講演會場，纔被抓了進來，但因無證據纔各判拘禁五天。

他們的問談告一段落時，季特見那刷把鬚的中年，已經把他的紙拿去捻成細條。編好了指頭大的一隻草鞋了。祇有那角落上把頭和腳躑爲一團的第三者，却自始至終不曾舉起

頭來望過一眼。

二

任何人都知道監獄的時間悠長，但尤其是在這第一日中，則特別爬的更慢。季特坐一時又起來踱着小步，步後又兀然地坐下，到了午後來，他竟覺得時間是停止了。然而黃昏終於來了。從監中提出去作雜役的人，先從小孔中送進一把木筷，使大家都欣然地起來等待那棺材形的飯盒，始終蹲踞在一隅的人，這時亦本能地抬起頭來了。監房的天花板上雖然是五隻燭的昏昏的電燈泡，然而此燈光却比較白晝間斜射進來的微弱光線，更較為無私地照出了這人的全身。已是十月的初冬，他的身上依然是一套單薄的灰白色的污汗衣褲，頭伸直時，可見着全身不時地發抖。稀稀的頭髮亂蓬，扁平的兩頰傍雖無顯弱，但嘴上則生着稀柔的深灰色的「三鬚」。

棺材形的木盒中除了粗劣的飯而外，一角上祇附了一箸上下的鹹菜；其餘便還有開水一碗。季特硬硬地剛喫了一小半，可是那角落上的人的一份，早已空空然了。

『你不喫了麼，給他喫罷。這是朝鮮人，真可憐，進來兩個月了，也不會審問過，也無人來看問他。』

生刷把鬚的中年把季特的剩飯遞到角落上去，那人又開始拚命地喫了。

『那末，爲什麼進來的呢？』

『誰曉得！我們也不會問過他。』

中年說了便把頭扭過去望朝鮮人，意思是要求他自身出來說明。季特方想這朝鮮人是不會說日本話的，然而他忽然放下了那空飯盒，竟無頭無尾地說起來了：

『爲的是不應該在下水道的鐵管中睡，是在南千住；半夜剛爬進地上的鐵管中去，刑事忽來把我手膀扭住，真疼呢！

『爲什麼要到鐵管中去睡呢？』中年問。

『自然是沒有家吧。』這時青年也參加進來了。

『有。妻氏兒女都有。從前有，現在沒有了。』

這語剛說完，引起三人都發笑起來，然而一瞬大家即收了笑容，都要他說明爲何失去了家室，爲何去歇鐵管……等，纔聽得他說明了如下的一段哀話來：

『我真運不好，』朝鮮人關頭開始這樣說。『起初我和老婆住在鄉下，糧田也不夠喫。老婆那東西天天鬧着要搬到城裏去，說是做工要好過活些。後來我們就搬到平壤去了。誰知到平壤來纔一天更壞一天；日本人太多了，日本警察也多；隔兩天就要到家裏來搜查一回，有時罵：「喂，你家裏爲何多一把刀呢？狗東西，竟敢想搗亂了！」有時又是：「喂，某日本人家裏東西是你偷的嗎，快拿出來！」鄰近的日本婦人，也故意大聲地說來使我們聽：「當心把「玄關」鎖緊些，那屋的朝鮮人是些偷兒呀！」

『不獨大人受氣，他媽的，連小孩子也不敢伸腰幹。有一天朝上，鄰近的幾個日本孩子，很快樂地抱起洋「人形」在唱，我那不懂事的女兒，偏又要到側邊去聽；誰料這一羣小鬼子看見我那穿得像告化兒一樣的女兒站在榜邊，便呀的一聲一齊湧過來：吼的吼，打的打。媽的後來不知怎的一個大鬼子把小鬼子絆倒了，便自家哭鬧起來，弄得那哭着的小東西的母親反到我家來向我老婆理論，硬說是我家女兒打哭的。後來日本警察又來了，咳！他媽的更來得兇，不問個清白先就是兩巴掌把妻打倒地下，然後纔罵道：「狗東西，真是無法無天！一個朝鮮婆娘竟敢同一個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呷嘴了！縱然大日本帝國的婦人肯饒恕妳，我這爲天皇保護臣民的警察也不肯饒恕。」這警察罵了過後，硬要妻雙膝跪地賠禮，末了還限七天之內搬家。』

『在朝鮮的日本人，有這樣的壞蛋麼？』

從來祇見報紙上歌頌日本人在朝鮮的功德的中年，回頭過來這樣的發疑，同時也把屁股向後移動了一下。

『自然有。你想哪個好人肯到殖民地去住，到朝鮮滿洲去的都是些流氓壞蛋。其實我很曉得，說起偷來，這些日本人到是手脚不乾淨的多。』

中年得了青年的這樣的回答後，於是又向朝鮮人說：

『那末，你的妻子就是這樣逃走的麼？』

『不，這時他還是好人；』朝鮮人又把他的故事繼續下去。『我回屋來時，她祇是向我哭，她祇不願再住在那裏。媽的不搬也要你搬，祇好四處去想法，恰巧這時有個熟人叫金東生從日本回來了。他說日本的工錢比朝鮮高得多，而且在日本內地的日本人也不及在朝鮮的壞。這樣我們便搬到日本來與金東生住在一堆。』

『初來我們就住在京都的鴨川側邊。房子太矮小了，我們祇好同金東生住在一間屋子